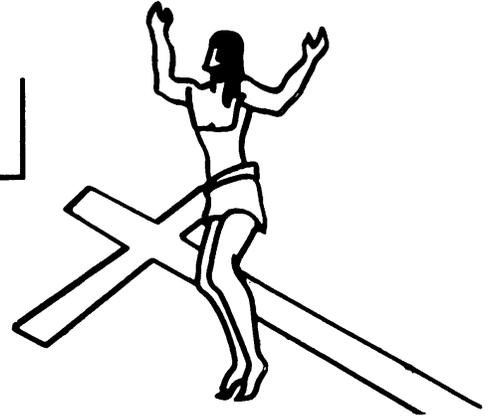


對「歷史上的耶穌」 一文的反省

任致遠著
劉賽眉譯



「人們說人子是誰？」（註一）對此問題，答案層出不窮。以往曾有人說這位人子是洗者若翰，有人說是厄里亞、耶肋米亞、或先知中的一位。現在，胡玉堂君在「歷史上的耶穌」（註二）一文裏，從另一個角度來回答這問題。他認為，耶穌只是一位失敗的革命家。

在那篇長達一萬五千字的文章裏，胡玉堂君是在當日的社會及政治脈絡中去介紹耶穌這個人。胡君分析了一切與基督有關的文件（尤其是四部福音），以探索耶穌的出身。結果，他從自己的立場給予了這位基督宗教的創始人一套解釋。為基督徒而言，這篇文章極具挑釁性。事實上，胡先生的馬克斯觀點不僅使我們深入反省，而且亦使到我們對他的解釋不能不表示立場。本文除了表示出一個基督徒的立場以外，尚期對耶穌真相的了解和研究有積極的貢獻。

「歷史上的耶穌」一文的簡單撮要

胡玉堂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顧名思義，該文一開始便探討耶穌這個人的歷史性。作者旁徵博引，所引徵之文件皆出自名史家之手，譬如：科瓦略夫、歐利根、小普林尼、及塔西佗等。根據他最後的結論：耶穌的確是歷史上的一個人，且與教會的建立有關。胡君的論證頗有根據，文章亦寫得不錯。若與「基督教史綱」的作者楊真的立場（註三）比較，該文已有進步。

當證實了耶穌的歷史性之後，作者隨即探討四部福音，在福音中找出了耶穌的兩個形象之後，便把全文帶入了高峰，也進入了整個問題的核心。現且引述該文中的一段，讀者便可見端倪：

「福音中出現了兩個耶穌的形象。一個耶穌認為天國是虛無，抽象的彼岸世界，宣揚『愛敵人』，宣揚忍耐得救，屈辱有福，主張對現存統治勢力妥協、順從，對壓迫者、剝削者卑躬屈膝。這個耶穌，我們姑且稱之為『第一耶穌』。而福音書上的另一個耶穌，認為天國就是能夠在現世出現的現實王國；主張通過鬥爭，通過暴力，促使天國實現；主張推翻反動的統治秩序，建立新秩序，主張反抗羅馬統治勢力和猶太教會上層，建立『大衛王國』。我們稱這個耶穌是『第二耶穌』。」（註四）

接着，胡君發出一個問題：究竟那個耶穌才是歷史上真實的耶穌呢？他分析了當時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例如：當時猶太人為羅馬人所統轄；巴勒斯坦的社會裏階級分裂；宗教迅速

衰萎；在猶太境內，不同的黨派林立，其中包括法利塞黨、撒杜塞黨、熱誠派（狂熱派）、和厄色派（埃賽尼派）。耶穌就是出現在這個充斥着不滿和動亂的環境中。

耶穌的宣講很快便得到民衆的接納而獲致很大的成功。他成爲了一個反羅馬人及反猶太領導階層的民衆運動的領袖，然而，最後祂失敗了，處死於十字架上。祂死後，祂的門徒便把祂說成是點西亞，且揚言祂是爲了救贖人類而致命，後來從死者中復活，升入了天堂。從此，初期教會逐漸廣傳於地中海一帶。不久，初期教會又爲羅馬勢力所降服，在保祿宗徒的感召下，那時教會便捏造了「第一個耶穌」的形象，祂是一個理想化了的人物，而教會團體的信仰也愈來愈趨於精神化。在猶大戰爭爆發以後，保祿的一黨開始取得領導地位。爲了教會能夠繼續生存在這個奴隸的社會，也爲了適應當時的環境，他們把耶穌原來是很絕對的教訓變得很相對化。這位本來是革命家的耶穌，現在搖身一變而成爲了人類的救主；愛代替了暴力；建立王國變成了永生。

胡玉堂君向基督徒提出挑戰

對於胡君這篇文章，基督徒不能毫無反應。首先，對我來說，他的文章有好些地方似乎是積極的：

- 既然胡君是在馬克斯主義的思想架構中來分析「歷史上的耶穌」，很自然他會堅持，認爲是當時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現實鑄造了耶穌的言行。這些言行則被貧苦和受壓迫的群衆視爲是正義和解放的出發點。可是，爲那些一心支持政府的現存制度的社會階層，耶穌的言行則帶給他們很大的威脅。這一點實在可以解釋爲何耶穌如此倉猝地被逮捕和處決。胡君向我們的神學解釋提出了挑戰，這些神學解釋往往沒有理會到，對於耶穌的死亡這件事可作如下的解釋：在祂的時代裏，由於祂與各種人物的衝突爭執，使祂不能不對當時的情況採取立場，然而，正因此就導致了祂的死亡。倘若不清晰耶穌時代當權者之間的爭執，我們很難正確地評價耶穌的先知性行爲。耶穌雖然被捲入這些爭鬥當中，但祂却完全超越它們，祂甚至拒絕落入他們各種把戲的圈套中。著名的聖經詮釋學家若亞敬耶穌米亞雖然會審查了一些與當時有關的社會和文化因素，但所做的研究仍屬有限。
- 在四部福音中，耶穌的某些言語和立場的確有互相衝突的現象，胡君提出這些矛盾衝突的現象亦屬合理。在教會的歷史裏，常常都趨向於以啓示之言是絕對真理爲原則，以及以這個既神聖又一體的制度性教會亦是「絕對真理」爲基本事實，欲消弭這些矛盾，減低差異，給予這些矛盾合理的解釋。然而，在福音中呈現出來的耶穌的形象，並非如此和諧與一致。自從步特曼的著作問世以後，詮釋學家都接受這種看法，就是：在聖經的某些章節，耶穌的末世性宣講流露出「徹底改革」的期望，可是，在另一些地方，耶穌的宣講又似乎是準備着一個遙不可及、不能預見、以及難以鑑別的事件的發生。
- 的確，在福音中顯示出來的耶穌，有時是謙柔的，有時却很強硬。耶穌言行的變化多端更說明祂是接近塵世，而非天使或遺世獨立的一位。事實上，許多信徒都未曾了解到，愛可以是強硬的，它是焚燒的火焰。

——無論說「第一個耶穌」與「第二個耶穌」之間有衝突的觀念是如何牽強，我們很難完全否定它。胡玉堂君說，在第二世紀的基督徒社會中，人們不可能效法「第二個耶穌」。那麼，二十世紀的基督徒，尤其是為教會整體而言，今日又可能效法這個耶穌嗎？我們豈又比得上耶穌對當時猶太社會的徹底投入？是否我們亦把這個安慰人心但却不入世的「第一個耶穌」的形象永遠加蓋在福音中（真正的）基督之上？

胡君的挑戰對我們頗為有益。它可以作為促進共同研討的出發點。與一位以唯物論觀點看聖經的作者分享可以使我們的研討更為豐富，胡玉堂君的例子就是一個證明。

消極的因素：

然而，這篇文章在許多方面不能使人感到滿意，它所給予的未能滿足讀者的渴求。根據我的意見，作者在他的文章中，有某些地方應當再深入地研究，好使其斷言更有份量。顯然，胡君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文章中最精闢的一部份要算是對耶穌時代巴勒斯坦的分析。但另一方面，作者似乎並未獲知最近所盛行的詮釋學技巧以及各種現代研究的結果。下面就是我要提出質疑的部份：

——作者似乎並未兼顧到在希臘和印度神話與福音之間有顯著的差別。新約是在一切事件發生後的數十年間立刻寫成，因此，它不僅是寫成於目證人尚生存之時代，而且，其資料亦來自見證人的報導。

——至於猶太主義，胡君說它那時正處於解體的狀態，其實，事實並非如此，經過了七十年代以及一百三十年代的英雄式叛變之後，猶太主義仍屹然存在，甚至在二十世紀經歷了許多迫害之後，它還是生存。

——雖然，一開始胡君就描述福音是教會各種不同型式的和已經很古老的經驗的記載，可是後來當他把福音的資料分類時，他却忘記了先前的理論。如此，我們要問：胡君以何標準去把福音中的言行劃歸給第一個耶穌或第二個耶穌？胡君實在沒有把福音放在它自己的時空中來了解。最後，我們很難同意胡君所說的：福音書的編成是在公元一百五十年。（註五）

——我們可以同意胡君所說的，基督宗教對羅馬帝國常常採取相當妥協的立場。其實，在無數迫害的環境中已經足夠緊張的了，我們又豈能譴責這些曾經抵抗羅馬極權主義至死的人表現得懈怠與散慢呢！

——胡君斷言若翰洗者和耶穌屬熱誠派似乎沒有根據。事實上，點西亞的前驅——洗者若翰更像是厄色派人。當耶穌宣講復活、民衆運動、以及正視天主的旨意時，祂似乎更靠攏在法利塞人的一邊。至於耶穌反對法利塞人的態度，也許可以用下面的事實來解釋：(→)一般來說，與我們愈接近的人，愈容易激怒我們；(⇐)初期教會與法利塞人的活動有衝突。

——由於馬克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很深地支配着作者的整個分析，因此，他的理論很難正確。為馬克斯主義者而言，耶穌必須是熱誠派者，祂的出身也必須是政治性的。作者的意識形態背景，使他不能真正地了解到耶穌在當時的社會中的處境。

——他把福音中的某些言行劃歸給第一個耶穌或第二個耶穌的標準是來自恩格斯所發展的馬克斯理論。這種理論如果用作探詢和研究的工具可能很有趣，但它不能夠構成一項假定。一方面，作者力求科學化，但另一方面，他所用的方法在許多方面確實表現出有教條主義的性質。

——面對着上述的宗教現象，作者徘徊在兩種註釋之間：

(一)第一種是馬克斯主義的註釋，這種解釋把耶穌說成是民衆運動的「產品」和「解釋者」。祂的目標是要傾覆羅馬帝國主義的政制，這政制受到猶太社會中上流階級所接納、所支持。

(二)第二種註釋隱約承認猶太民族的真實宗教經驗及耶穌的信仰。羅馬人的佔據並未能壓抑猶民對雅威的信仰，這一點與其他被征服國家在其宗教傳統上所發生的種種恰好相反。信仰似乎甚至成爲了叛變的主要動機。就我們所知的耶穌的宗教行動來說，作者胡君所選用的福音章節頗值得注意：首先，他提到耶穌對猶太主義死守繁文褥節的解放；（註六）接着是信仰的召喚；最後是教導愛主愛人，因爲一切人都是兄弟姐妹。（註七）這些福音的章節都被聚集在該文的最後一段中，而這一段文字則充滿了讚揚「愛」和「憐恤」的字眼。

最後，會不會作者是因爲面對着這一真正的宗教事實而感到尷尬，不知道在馬克斯的思想範疇稱應當如何把它歸類？縱然胡君是極力削弱信仰對猶太人和初期信徒的影響力，他也不得不承認這裏有一個極爲複雜的現象，它既不易完全解釋，亦不易全部分析。尤其是耶穌本身，更難把祂歸類，因爲，縱使胡君把祂視爲是企圖顛覆政府的熱誠派者，他最後亦稱揚祂的博愛和憐憫。

從某方面來說，該文缺乏內在的邏輯反而有利於作者，因爲這一點說明了他是可能跳出馬克斯分析的思想架構而去領悟福音的訊息的。他文章中最末的一段確可能中悅許多基督徒：「『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親了』，他們會感到，這話多麼動人心弦，又多麼予人安慰。早期基督教之有生命力，能夠迅速發展，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耶穌基督要求他的信徒平等互愛。」事實上，胡君亦明白到，最後只有愛才能夠完全解釋耶穌的行爲。

其實，耶穌並未曾宣講「隱退」，亦未曾宣揚「叛亂」。在福音中，我們實在找不到耶穌曾建議過解決政治策略的方案。事情原本就很簡單；群眾遇見了耶穌之後，發現了自己有改革社會不義制度的責任。耶穌從不逃避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現實；祂清楚地指出這些制度必須改變，但，至於要不要改變或用何方法去實行改革，則由人自己去決定。如此，耶穌是召喚人去運用人們的心、理智、和自由。與耶穌相遇時，那些身負重擔的人會感到被召去勇敢應付，這樣一來，壓迫者在放棄壓迫和加強壓迫之間便要抉擇。因爲耶穌與受壓迫者站在一邊，故祂爲自己帶來了迫害，這迫害是拒絕悔改的當權者加給祂的。貧窮人聽到了這個喜訊就知道這是天國來臨的確實標記，這喜訊並非叫他們只是退隱，而是叫他們公開地抵抗一切使到人本身和整個社會割離的因素。

結論：

「歷史上的耶穌」一文之寫成頗不簡單，其研究亦相當有趣。可惜，胡玉堂君未能閱覽一些近期的文件，獲悉詮釋學上及歷史研究方面的最新發展。如果胡君有機會一讀此等文件，他的文章會顯得更有權威。盼望中國的圖書館內多設置各種科目的現代化藏書，好使他們的研究員能夠有機會更深入地從事研究工作。這樣，他們才能夠與國外的學者交流。毫無疑問，如果能夠與從事同樣研究工作的中國學人分享心得，將使到許多專家學者欣悅萬分，而且，雙方亦必定會在交流中達到彼此互惠。

今日正值中國實行四個現代化並十分堅持「精神文明」之際，作者也許可以用他對耶穌教訓的研究來與國內所標榜出來的理想作比較，並指出二者之間的異同。這樣做會使到他的文章對目前的現況更具有值得欣賞的價值。如果人們閱讀中國的報章，他們不難發現，許多受到重視的「價值」並不與福音背道而馳，例如：不自私和不自利的精神、無私的服務他人、不畏艱辛與死亡、以及自我犧牲的精神等。這一切美好的品德都是中國的報章所不斷地讚揚的。（註八）因此，胡君文章的最後結論既然稱揚「憐恤」與「博愛」，它將會是更有效，並能成爲一切持有不同觀點但却對交談開放的人們的基本接觸點。

附註：

註一：瑪十六 13。

註二：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頁八四至一〇〇。

註三：鼎 第二期 聖神研究中心出版 一九八〇年，頁二十二。（見該書的「書評」）

註四：對於耶穌的行動是反抗羅馬人的解釋，可以追溯至雷瑪奴的著作（其遺作於一七七八年出版，可參攷「熱羅尼莫聖經註釋」一書，第四十一頁）。稍後，Heidelberg 的艾斯勒又在其著作（*Iesus Basileus or Basileusas, 1929-1930*）中重申這樣的解釋。直到今日，這種解釋在猶太人的編史工作上（趨向於饒恕猶太民族）以及在近代的解放神學上仍然繼續沿用。

註五：今日沒有人會說，福音的編輯工作直到公元一百五十年才完成。在都平根學院作此肯定的學者，已在上一世紀爲若望福音第十八章殘篇的發現所推翻（當時還有其他的發現）。若望福音是最後寫成的，日期是在公元第二世紀的初葉，因此，是在公元一百年至一百五十年中間（*Rylands Papyrus*）參閱「熱羅尼莫聖經註釋」 頁五八四至頁五八五。

註六：瑪六 25。

註七：瑪廿二等。

註八：例如：浙江日報 八一年四月二日「發揚精神文明」。又見 雲南日報 八一年五月二日等等。

最後，我願意對曾經協助過我並給予我指示的各位友好表達謝意，這篇文章的完成，有賴他們的幫忙。